



邻家有喜 王张应

早上六点多,出门买菜。路过楼下邻居门口,遇见一个背双肩包的年轻男子,正敲楼下邻居门。门随即推开一条缝,该是女主人开的门,背双肩包的年轻男子朝门里叫一声“阿姨”。没看清年轻男子面孔,也没见到门内女主人表情。但可肯定,这敲门开门必是好事。邻家三口人,夫妻俩带独生女儿。老两口已退休,女儿在附近银行上班。他们家在小区里有两套房,平时老两口住我楼下,另一套在对面楼上,该是他们女儿闺房。他们家啥都不缺,就缺一个一家三口都喜欢的男孩子。

一年前,楼下邻家女主人上楼敲开我家门,诉说她的烦恼——女儿不着急,三十出头还不谈对象。邻家女主人专门上楼来,托我们多留意,有合适男生帮忙牵线。

从那天起,我们就在视野内外搜索,努力寻找认为合适的男生。有次在楼上见邻家女儿跟一年轻男子同行回家,有说有笑。当时我满心欢喜,以为邻家已遂愿。后几日在楼下遇见邻家女主人,我家女主人对她说,那天跟姑娘并排的小伙子挺帅啊。楼下邻家女主人笑着说,那是他们家侄子,姑娘的堂弟。

是这样啊,还想着该恭喜你呢。已卸下的担子还得扛上肩,继续在视野内外搜寻。这天早晨,在楼下邻居家门口,遇见那个背双肩包的年轻男子,我终于松口气——千呼万唤的目标终于出现。我独自一笑,笑那年轻人过于腼腆,敲门见女主人还那么甜甜地叫“阿姨”,何不直接喊“妈”,那才是我们大家最乐意听到的。

七点多,我从菜市返回。走进小区,发现小区里比平时早晨热闹。楼下聚着男男女女几个年轻人,他们小声

说话,似在商量什么。楼前通道上停着几辆车,一看就不是小区居民车子,在我们小区,之前并未见过那么好的车子。清一色的奔驰轿车,每车后视镜上都系着粉红色丝带。不用猜,那几辆锃亮的黑色奔驰是婚车。

谁家有喜?当然是我们这栋楼里某户人家。这栋高层住宅,总高三十多层,共二百多户人家,有喜的人家自然在其中。楼分东西两个单元,我们住东单元。走近楼门,便能确定有喜的人家在东单元。楼门两侧刚贴上两个对称的大红“喜”字,一看就有喜气盈门之感。一家有喜,咱整个楼栋都在喜庆气氛中。

上楼,从窗户看下去,见那几辆黑色奔驰婚车边,几个年轻人来来回回忙碌着。此时,我还不确定东单元百户人家中到底谁家喜,但希望是楼下邻家有喜。邻家老两口人缘好,他家女儿是个温和沉静的姑娘,作为邻居我真心希望他们家早日喜事临门。

这样想着,便急于得到证实。最直接的证实,是在婚车边看到楼下邻家人。第一次到窗前,并未看到婚车附近有邻家人在场。第二次到窗前,倒是看到邻家

男主人。看他一身打扮,不像他家办喜事。这老兄是位运动健将,整个夏天每次见他,他穿的都是胸前背后印字的背心短裤。这天早上,他像往常一样穿着蓝色背心短裤,背心上印的数字是“9”。我猜想,他从外面锻炼回来,遇见别人家办喜事,他认识那家人,便站在婚车边跟人唠嗑呢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,楼下响起鞭炮声。是那种小孩玩的小鞭炮,有节制的响几下就结束。鞭炮声唤我第三次到窗前,这回又看到邻家男主人。他换装了,换成正装,长衣长裤,两袖锁袖扣子都扣上,一副十分严谨的姿态。如果胸前戴上一朵红花,那就明明白白告诉他家办喜事。没戴那朵红花,我也相信是他家办喜事。

我们一家人正开心地说着楼下邻居家有喜,突然门铃响起。开门,门外站着楼下女邻居。她完全变了个人,原本花白头变成乌黑,唇上涂了厚厚的口红,穿一身从未见她穿过的紫红色套装。看她这副模样,想起一句话: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她见面就笑,笑出满脸褶子说,送喜糖啦。

品鉴



红琊山森林公园坐落于滁州市南谯区,公园总面积1.5万亩,林茂竹秀,湖光山色,主峰红琊峰,海拔255米,森林覆盖率达96%,是休闲度假、研学旅游、森林旅游的好地方。公园内现有红琊湖、杜仲园、青钱柳种植基地、梅园、登山步道、望火楼等景点。公园背靠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,最高峰与北将军岭相望,松涛竹海,美不胜收。王体明

季节

年猪味

朱耀照

一杀年猪,年味便浓了起来。临近除夕的一天,太阳刚刚落山,残留的一点点热气马上被寒风吹散了。晒场上放着梯子、豆腐桶和宽大板凳等。一切准备就绪。

女主人打开猪圈门,将要杀的年猪赶了出来。年猪体型高大溜圆,毛色发亮,露出微红的皮肤,无一不透出其健康漂亮。女主人望着东冲西突的猪,也很高兴。每天拿猪食,割猪草,烧猪食……起早贪黑,为它一日三餐忙碌。十多个多月的辛苦,终能见到可喜的成果。

晒场上,几个年轻人将无路可逃的年猪抬了起来,紧紧按在宽大的板凳上。年猪不断地挣扎,声音渐渐低沉无力,陷入沉寂。女主人“妞、妞……”的喊声还在群山间回响。星光漫天,群山静寂。褪毛,解剖,清洗……屠宰的过程单调而又漫长。百无聊赖中,一只狗在吃着滴落在地上的血。待年猪杀好,一切清理干净,已是晚上九点。

第二天,将大部分猪肉运到公社收购站后,家里便闹腾起来,小孩子喜欢的各种零食、新衣服等次第进入家中。而留在家里的猪头、前腿和各种杂碎等,分别派上了用场,让大人小孩品尝到过年特有的美味。煮熟的猪内脏和血,除几小碗分给了邻居品尝外,其余的,马上放在餐桌上。猪肝清煮,用盐一蘸,微苦带甜。大小肠,风味独特。它们,像甘霖一样,让久不见血腥的肠胃一下子柔润起来。

两片薄薄的凝白的猪板油,不久被熬成油。它们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后,倒入锅里,用文火烧。不久,便有液体油从板油溢出,整间房子弥漫着猪油的清香。随着液体油不断增多,白色的板油成了微黄色的油渣,漂浮起来。熬好后,金黄色的液体油被舀到油罐里,凝结成乳白色固体。此后的日子,上桌的咸菜、蔬菜明显油亮起来。被榨干的油渣呢,用一点盐炒匀,便成了人人皆爱的一道美味。不论单吃,还是炒菜,都香气逼人。

劈开的猪头用盐腌制好,挂在横梁上。在大年三十煮成半熟,插上小刀,放在猪头桶上,与雄鸡、元宝年糕等一起,祭拜天地灶君六畜等神灵。到正月初一晚上,被放入大锅,加一些油豆腐,煮成稀烂,做成了肉冻。每人盛上一碗,作为私藏。其余的装在大钵头里。客人来时,装满一碟,成为客桌的一盘冷菜。而对孩子来说,自己的那一份,很是珍贵。每天仅吃一点,一直能吃到元宵。

元宵一过,出嫁的女儿回家,要住上几天。因年猪在招待客人中大部分已用去,剩下的不多,所以被称为“荡猪头桶”。正月将尽,农事开始。年猪味渐渐淡了,年味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时光

收音机

崔志强

收音机收藏许多旧时光,流淌许多欢乐。虽然现在很少人用它,几乎销声匿迹,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,却是稀罕物,让人热捧。看着人家拎着那个会说话会唱歌的玩意,我很羡慕,心想何时也拥有一台,那是多幸福的事。

可收音机如天上的云彩,可望而不可即。我就读的学校里也只是一台,还要英语老师和音乐老师轮流作授课用。后来开铁匠铺的舅舅也买了一台,做生意手头宽裕,舅舅的家立刻成为我的热地,没事总找由头去,“瞻仰”一下收音机,倾听一下它的美妙音声。后来舅舅又购了台电视机,故而我就有机会借收音机了。一到春节我就拎回家来聆听,春节变得丰富起来,简陋的屋子也满壁生辉。春节我都是围绕收音机转,很少外出,宛如那是太阳。收音机开着大音量,宛如人听不到似的。

我自己拥有收音机已是师范院校毕业后,分

在一山旮旯小学教书,为学习也为娱乐,我买了台书本大小的收录机。山里的孩子见了这个玩意儿,也如我当初那样,睁圆眼眸。收录机除了上课关闭外,其余时间我都让它咿咿呀呀,唱歌说话,把寂寞和空白赶得远远的。

晚上,在教室前的操场上打球,我开着收音机,宛如有围观的一群观众在呐喊;在房间里收听,宛如和一群朋友谈笑风生,满屋热闹;学习收听时,它则是我的老师,教我读,教我发音,诲人不倦。

大山的时光寂寞而漫长,但收音机却屡屡为时光抹色增彩,让时光熠熠生辉。后来回到城里,我也随身携带收音机,无论外出或骑车,都带着它,宛如我的影子。我还买了更小的袖珍收音机,可以揣在口袋里。叽叽喳喳,如一群鸟雀,或如我的小女友,或是我流动的不打烊的音乐厅,路途的寂寞远了,许多的美妙时光如花开放。

如今网络席卷世界,收音机终淡出我的生活,但给我的记忆却不淡忘,它如我的一位忠实朋友,陪我走过大山,走过“飘渺孤鸿影”的日子,让孤寂不再有。